

全国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推荐杂文经典

中国杂文

卷八

现代部分

主编 刘成信

刘半农集



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全国重点中学优秀教师推荐杂文经典

中国杂文

卷八

现代部分

主编 刘成信

刘半农佳

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中国杂文百部. 现代部分. 第8卷. 刘半农集 / 刘半农著; 刘成信主编. 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, 2014. 9

ISBN 978-7-5534-5478-8

I. ①中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10969 号

刘半农集

LIUBANNONG JI

出版人 吴文阁

作者 刘半农

主编 刘成信

责任编辑 陈佩雄 孙 璐

封面设计 龙媒设计

开本 650 mm × 950 mm 1/16

字数 80 千字

印张 12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

地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: 130062

电话 总编办: 0431-86012893 发行科: 0431-86012770

印刷 三河市艺海万诚印务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534-5478-01

定价: 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6012893

《中国杂文》(百部)

总序

刘成信

一

人类的文学艺术，源远流长，丰富多彩。随着社会的推进、发展，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——从最初的歌曲、舞蹈、神话、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、散文、小说、戏曲。直到上个世纪初，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，才有了电影、电视剧等。

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，由于后人未给予“名分”，以致到二十世纪初，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，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。

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、生长与消弭。两千多年来，杂文本应与小说、诗、散文、戏剧、音乐、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，繁花似锦、根深叶茂。然而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，而是纤弱，时生时灭，时有时无，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。

二

时序到 1915 年，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，一个精灵出现了——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，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！

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，其特性便与众不同——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，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。它不重复生活，不还原历史，不演绎过去，而最突出展示将来，预期社会走势，判断人间是非。

杂文一俟来到华夏，便告之，它向往和平、民主、科学、自由、平等、人道、富裕及真善美；杂文憎恶专制、昏聩、愚昧、野蛮、特权、贪婪、奴性、虚伪及假恶丑。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。

杂文一俟来到华夏，就融于文学大家族，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。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，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；它不像诗、散文等那样纤细、抒情，而是明白如话，开诚布公。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、故事、说唱、戏曲、元杂剧等“为我所用”。

杂文一俟来到华夏，它就友好地“拿来”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。它不是政治学，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，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；杂文不是社会学，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，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；杂文不是历史学，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，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；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，但它能解剖人性、解读人生、理顺人际关系；杂文不是方法论，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；杂文不是文艺学，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；杂文不是美学，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，无不向往美、赞扬美……

理解杂文、认识杂文，才能与杂文为友，才懂得杂文的大爱。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。

三

杂文打捞历史风尘，知耻近于勇。杂文对于文化批判，社会批判，历史批判，人性批判，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。

嫉妒杂文、讨厌杂文者，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，所以，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，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。有人说杂文偏激，有人说杂文片面，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，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。以至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，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。

杂文，曾为作者“惹”下多少祸根，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，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。

然而，实践证明，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，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，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，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。

四

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，分当代、现代、历代。

我们试图把1915年《新青年》“随想录”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，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，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。

1915年“随想录”之前称之为杂文，主要是根据作品

性质、特点，而不是按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所谈的“杂文”。

当代作家选五十位，每人一部杂文，五十篇左右。另有合集十部，每部二十几位作家，共二百多位作家，四百多篇作品；现代作家二十位，每位五十篇杂文，七万多字，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，十部合集；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，均为合集，每篇作品都有注解、题解、古文今译。

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。

一、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；二、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；三、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；四、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，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；五、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。

二十多年来，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，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，对我是一种尝试，深知其难度。这部《中国杂文》(百部)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。杂文作品浩如烟海，读数百册杂文集、数百万篇杂文作品，难免挂一漏万，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，错讹在所难免，恭请诸位指正。

选编者 2012 年 11 月 10 日

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

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应用文之教授 | 1 |
| 随感录·七 | 4 |
| 辟《灵学丛志》 | 8 |
| 实利主义与职业教育 | 13 |
| 答《对于〈新青年〉之意见种种》 | 18 |
| “作揖主义” | 21 |
| 留别北大学子的演说 | 27 |
| 寄《瓦釜集》稿与周启明 | 31 |
| 悼“快绝一世の徐树铮将军” | 35 |
| 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 | 38 |
| 奉答□□□先生 | 41 |
| 译《茶花女》剧本序 | 46 |
| 谨防扒手! | 49 |
| 神州国光录 | 51 |
| 开学问题 | 53 |
| 我眼睛里所看见的孔德学校 | 5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“好好先生”论 | 61 |
| 老实说了吧 | 63 |
| 为免除误会起见 | 67 |
| “老实说了”的结束 | 70 |
| 二十年前的北京 | 76 |
| 谈照相 | 80 |
| 关于外国话及外国字 | 85 |
| 为山本大夫扬名 | 92 |
| 北旧 | 100 |
| 跳舞与密斯 | 121 |
| 介绍黄种巡察团 | 123 |
| 五年以来 | 126 |
| 反日救国的一条正路 | 130 |
| 好聪明的北平商人 | 142 |
| 与张溥泉 | 145 |
| 因《茶花女》之公演而说几句 | 148 |
| 再写几句 | 154 |
| 为汪局长脱靴 | 156 |
| 三十五年过去了! | 160 |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《半农杂文》自序 | 164 |
| 南无阿弥陀佛戴传贤 | 174 |

应用文之教授

钱玄同先生说过要作一篇关于应用文的文章，我等到今天还没有看见他作出，只得由我先来开口。但钱先生所要说的是应用文之全体，我所说的是应用文之教授：题目既有大小，说话也就各有不同了。

应用文与文学文，性质全然不同，有两个譬喻。一、应用文是家常便饭，文学文却是精美筵席，二、应用文是“无事三十里”随便走路，文学文乃是运动场上出风头的赛跑。

说到前辈先生教授国文的方法，我却有些不敢恭维。他们在科举时代做“獠王”的怪现状，现在不必重提，到改了学校制度以后，就教科书教授法两方面看起来，除初等小学一部分略事改良外，其余几乎完全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，不过把“老八股”改作了“新八股”，实行其“换汤不换药”的敷衍主义，试看近日坊间所出书籍杂志，有几种简直是《三场闹墨》的化身。新八股便是钱先生所说的“高等八股”。若将

文学改良问题撒开不说，此种新八股亦未始不可视为一种近乎正当的玩意儿；即使造了假古董全无用处，还尽可与著围棋、射文虎、打诗钟等末技共同存在。然而我要问：

第一，现在学校中的生徒，将来是否个个要做文学家？有无例外？

第二，与著围棋射文虎打诗钟价值相等的新八股，是否为人人必受之教育？

这两个问题如能完全有可决力，我这篇文章尽可不作。否则我还要问：

第一，现在学校中的生徒，往往有读书数年，能作“今夫”“且夫”或“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”的滥调文章，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，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者，这是谁害他的？是谁造的孽？

第二，现在社会上，有许多似通非通一知半解的学校毕业生，学科学的往往不能译书，学法政的往往不能草公事，批案件，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，写书信，却都能作些非驴非马的小说诗词，在报纸上杂志上出丑。此等“谬种而非桐城，妖孽而非选学”的怪物，是谁造就出来的？是谁该入地狱？

诸位别怪我的话说得太激烈，这一等人我已亲眼看见了不少。当知无论干什么事，总须认清了路头，方有美满的成效。譬如一个人，天天不

吃饭，专吃肥鱼大肉，定要害胃病，有了小孩子不教他好好走路，一下子便强迫他赛跑，定要跌断四肢，终身残废。

我从前也做过一年半载的教书先生，那时口讲指画，津津有味的，便是新八股。前文一大批话，若没有什么人肯赏收，便由昔日之我完全承认了罢。

去年秋季，我又做了教书先生了。那时因文学革命诸同志之所建议，及一己怀疑之结果，又因所教学生，将来大都不是要做文学家的，我便借此机会，为教授应用文之实验。虽将来成绩如何，目下全无把握，可自信没有走错了路头。

我在教授之前，即抱定宗旨：

不好高骛远，不讲派别门户，只求在短时间内，使学生人人能看普通人应看的书，及其职业上所必看的书，人人能作普通人应作的文章，及其职业上所必作的文章。更作一简括之语曰：实事求是！

一九一七年十一月

【选自刘半农著《半农杂文》星云堂书店一九三四年版，后半部分删节】

随感录·七

近来甚病，《新青年》四卷四号将出版，几乎不能撰稿以应。一日，体热极高，头昏脑痛之际，恍惚有这一种人物，活现于我眼前：

这等人，虽然不在政界，而其结合团体，互相标榜，互相呼应，互相指使之能力，对于所在之一界，实不啻政界中“全盛时代之督军”！其中心点则在上海，羽党散布于四处。

这等人，恒以“融会中西，斟酌新旧”八字为其营业之商标！然其旧学问，固未尝能做得一篇通顺之文字；其新学问，亦什九未能读毕日本速成师范之讲义。以此之故，彼辈虽日日倡言保存国粹，灌输新知；而其结果，则凡受彼辈熏陶者，文字必日趋于不通，知识必日趋于浮浅。问其故，则曰：“高深之旧学，与玄妙之新知，均非普通人所能领受；我但致力于‘普及’而已。”呜呼！何颜之厚！诸公纵善于文过，岂能以一手掩尽天下目，以为中国四万万人中，竟无一人能在诸公之大著作中，于文字上指斥其不通，于材

料上指斥其陈腐敷衍耶？

这等人，亦有时自知其陋。故每与两种“洋货”——一种是不学无术，而喜出风头之“洋翰林”，一种是在华经营滑头的名誉事业之“Money maker”——相遇，必力与周旋，以资借重。而两种洋货，亦有借助于此等人处。物以类聚，声势益大。其结果遂益形其非驴非马，不成事体。盖第一种洋货，固未能在外洋学得什么；第二种洋货，又悉为外洋学术界思想界所吐弃不屑称道之人物！

这等人，时时在营业上变更节目。这一月是提倡什么，那一月又提倡什么（都是本其一知半解的眼光，向日本书上剽窃了些皮毛），开会讨论咧，杂志报纸的鼓吹咧，招了人传习咧，报部通飭全国试办咧，朝三暮四，闹得天花乱坠。其实他们本身既没有明白，所提倡的东西，究竟有何真义；更没有顾到提倡以后，有无成效；不过胡哄一下，热热场面，像上海新世界出卖“活怪”一般！

这等人，倘见中国原有的东西，为外国人所赏识，他们便大大的提倡，当作国粹（其为国粹与否，应当自己辨别，决不能取决于外人）。即如自发为能讲老庄哲学的某君，看见日本有人讲究中国“丹田”“泥丸官”之说，他便极意提倡，

闹得一班信徒，也有伤风咳嗽的，也有大便带血的，也有打噎放屁的；而某君却已得了个“卫生哲学家”的头衔，竟有人称他“吕仙”了！记得吴稚晖先生的《拙庵客座谈话》里，说有一个瑞典人，因为迷信中国老庄之学，竟要吸起鸦片来，以实行其自然主义；假使“吕仙”知道了这件事，也许要著一部书，提倡吸鸦片烟哩！

此外还有许多东西，本应写出，只因头痛已极，不能再写，姑且把它结束起来！

总而言之，这等人自己头脑不清，全无知识。所以要借着“普及”二字，一壁是自掩其丑；一壁是拒绝有知识的人，使“优胜劣败”的公例，不能适用于中国。这是小人的惯技，不足深责。

所可怪者，这等人既然借着“普及”二字来愚人——我并不是说世间“普及”二字可以消灭，但以为这等人拿“普及”二字来限制高等学术思想的进步，那便是荒谬绝伦——人家亦甘受其愚，把“庸人”看作“伟人”，而自居于“小庸人”之列，弄得十几年来，各种思想学术，都是半死不活，全无进步。难道中国人的脑筋，竟全被 Devil 迷了不成？

今日之中国，不必洪宪临朝；宣统复辟，已有岌岌可危之势；然以救国的根本事业，交托在

这等人手里，恐怕未必靠得住罢！

我病中的感想是如此。诸位看了，请平心想想，究竟有些道理没有，说中了一两句没有！

【原载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《新青年》】